

地租吸尽农民血

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

地租吸尽农民血

本社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插圖：張錫武

地租吸盡農民血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號）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發行

开本 850×1160 毫米 1/64 印 张 5/6 字 数 12,000

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20,000

統一書號 T7072·334

定 价：0.06 元

地租好似杀人刀

安徽省霍丘县龙潭寺公社
大圩大队辽岡生产队社員 王庆堂

我家几輩子沒有巴掌大的一块田，成年给地主扛长工、当佃戶，受尽了剥削和压迫。自从一九三五年租种李家圩〔xū念虛，村庄的意思〕地主的田以后，受的苦受的害就更深了。

李家圩这个地主名叫李梦庚，他家有田双千顷(二十万亩)，地跨安徽、河南两省，占霍邱、固始、颍上、金寨四县。他上通官府，下通土匪。在政界里，李梦庚是伪国大代表、省参议员，伪省主席李品仙是他女儿的干爸爸；在軍界上，他的四弟李松泉是“铲共”团长，他侄子李煥球是

国民党联防区长；在工商界，李家是奸商，投机倒把，无所不为；在江湖上，李家是土匪、是流氓。

李家地主的坯子充满了穷人们的血和泪，不知有多少穷人死在他的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迫害之下。他家的每一幢楼房和每一块墙壁都是穷人们的尸骨砌成的，他的罪恶比山还大，穷人的冤仇比海还深。我家给李家地主当了十四年的佃户，有十口人死在李家的残酷剥削和酷刑之下，现在我的身上还带着地主用皮鞭、棍棒毒打的伤痕，右脚上五个趾头被地主烙得烂了半截。

天下烏鵲一般黑 最狠莫过財主心

我家原住在霍邱县西南七十里的侯老庄。家里穷得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，爷爷

王万自幼靠做工过活。在他三十五岁那年，天旱不雨，颗粒没收。为了活命，借了地主陈晓岗五串錢^①。因为沒錢还帳，他和奶奶两个人给陈晓岗扛了五年不要工錢的长工，才算抵销了这笔債。在爷爷四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奶奶先后生了我的大伯、父亲和叔叔。这时爷爷想：吃饭的人口多了，光靠帮工不行啊！便苦苦哀求陈晓岗租种了他的一百亩薄地。种地主的地，就得受地主的剥削，地租起初是交收成的三成，后来又改成五成，一年的辛勤劳动，交租交稅以后，只能落个抢场饱。我四岁那年秋天又是大旱，辛勤劳动一年又落了个一場空。一家人正在伤心流泪，愁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的时候，地主陈晓岗手里拿着文

① 当时該地用銅錢，10个銅錢为1串，10串为1元。

明棍，带着狗腿子来到了我家。一进门就喊爷爷名字：“王万，秋收了，你为什么不交租？”天哪！收的粮食连种子都不够，哪有交租的呢！爷爷先是苦苦哀求，后来就和他争辩说：“老爷，老天不收，叫我有啥法子呢？”一句话惹恼了地主陈晓岗，他把手一背，脸一沉，喝道：“给我狠狠地打！”顿时，狗腿子们的棍子、拳头、脚像雨点一样落到爷爷身上，年老的爷爷被打得昏倒在地上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。爷爷被打之后，由于气愤和生活的艰难，一病卧床不起，几个月之后，就离开了人世。爷爷在临死以前，把全家人叫到他的身边说：“孩子们，要记住我是怎么死的……”我家没有钱买棺材，也没有坟地，只得用两个秫秸捆了尸体，送到乱尸岗上埋葬。

爷爷死后，地主陈晓岗收回了佃地，把

我家赶出了庄子。那时我家有二十口人，为了生活下去，只得忍受剥削，又种了红西楼姓翁的地主九十亩土地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最狠莫过财主心。几年之后，又被剥削得净光，遭到扒锅封门、被赶出庄的命运。我的四叔王玉真和弟弟王庆龙就在这一年（一九三〇年），跑到麻埠山里参加了红军。

陈家土地不给种，翁家土地种不成，一家人怎么活呢？就在这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的时候，有人来劝我家种李家圩——李梦庚的土地。父亲知道李家圩的租子重、刑罚多，他还亲眼看到李家佃户郝海波等因交不起租子，死在李家圩的穿“火鞋”、坐红犁铧等酷刑之下，开始不敢种。但转而又一想，不种李家圩的地，又种谁的地呢？于是便在一个秋雨茫茫的下午，带着十元光洋和糕点礼物到了李家地主的看司（就

是看租的)李其阔家。李其阔见到錢和礼物，两眼笑得眯成了縫，答应给父亲向李家说情。就这样种上了李家圩的一百亩土地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十四年来，我的一家受尽了李家圩的苛租、劳役等等剥削和酷刑迫害，我曾一度被折磨得成了疯子。

李家圩剝削花样多 “代头錢”上吃人肉

李家圩的双千顷田，全是靠烧杀抢掠和残酷地剝削得来的。他的剝削花样说不尽。我家上庄(就是搬入佃戶庄子去住)的第一笔被剝削帳就是“代头錢”。“代头錢”就是佃戶上庄预交的“压板金”(就是压租金)。按照李家圩规定，十石种(一百亩地)的佃戶，第一次要交“代头錢”三千串(合三百元)，同时还要拿出一千串给他家的大小

狗腿子们，叫做“上庄礼”。“代头錢”三年两头烂，就是每到三年，三千串錢要被“烂掉”一千串，佃戶还得把“烂掉”的一千串补上。十四年来，我家光被“烂掉”的代头錢就有五千串，加上第一次的三千串和一千串“上庄礼”，就被无故剥削了九千串錢。如果佃戶不补上烂掉的“代头錢”，地主就要加你一个“违反合约”的罪名，轻说是扒锅封门，撵出庄外；有的还会丢掉性命。佃戶李亚先、李松先弟兄两个，因为沒有按时补上烂掉的“代头錢”，一个被李家坪地主活活打死，一个被用烧红的犁铧活活烙死。

李家坪地主是从来不让佃戶有好日子过的。只要看到你能吃上两个菜窝窝，他就红了眼，就要采用各种手段加重剥削。“调庄”，就是这些手段中的一个。所谓“调

庄”，就是将佃戶从甲庄调到乙庄，一“调庄”，在甲庄交的“代头錢”要全部“烂掉”，到乙庄得重新交“代头錢”。佃戶陈照兴被他剥削得生活沒有着落，便想织点布来补貼。地主看他又有点油水了，说他“家有布机头，抵上两条牛”，一连把他调了三次庄。最后一次“调庄”时，陈照兴提出意见，地主就说他“不听老爷的话，目无三爷（李梦庚）”，把他打得头破血流，最后抢去了他家全部财物，赶出了庄子。就这样，李家地主光在“代头錢”上不知剥削了佃戶多少血汗，使多少佃戶家破人亡！

李家租子重如山 多少佃戶破了产

李家圩的租子比泰山还重，租子的名目比鹅毛还多，上自地主吃、穿，下到地主用的瓢勺、扫帚都得让佃戶交。粮租名义

上是收成的四成，实际上五成、六成都不止，有灾不减，丰年照加。我家租种他的十石种田，底租是三十石，如果那年雨水较好，地主就要再加租三——五石；遇到灾年，一粒粮食也不能减。我家租种的一百亩土地，土质又坏，正常年景也不过收八、九十石，除去交正租、留种子外，还有附租。附租名目很多，如十石种的佃户，一年要交草租四万斤；棉花租，皮棉十斤；油料租，芝麻二至五斗；家具租，扫帚六把、勺子七把和锅盖两个；羊租，四十斤的羊一头；鹅租，三十斤的鹅三只（要母鹅不要公鹅）；鱼租，家鱼六十斤；鸡租，六只，每只三斤半（李家圩的秤是二十两一斤）。除了这些“租”，还有李家庆寿租、婚丧嫁娶租、劳力租。所谓劳力租，就是佃户要自给地主做工，像十石种的佃户，每

年要有一人长期在圩里盖楼房、修碉堡、筑圩墙、挑水、打碾、推磨……。这种劳动，是不给任何报酬的。在李家圩做工的，每天有二、三百人。李家圩的活路重、生活苦、看管严，苦工们就跟犯罪的囚徒一样，早晚吃的是稀饭臭腊菜，中午干饭不给菜，晚上睡觉有三条规矩：一不准翻身，二不准说话，三大小便要报告。谁要是犯了地主的规矩，就定你个闹暴动或者准备偷盗的“罪名”，轻者痛骂，重者鞭抽、上梁头(吊打)。苦工们每天鸡叫头遍起身，二遍上工，晚上点灯时才收工，中午不能休息。夏天做活，累、晒得黄汗淌，黑汗流；工头穿着纺绸裤褂，坐着靠椅，撑着洋伞，拿着皮鞭，喝茶乘凉，任意打骂苦工。在我三十六岁那年，一天早上稀饭未吃饱，抬石头垒墙头，抬到上午饿得实在支持不

了，腿一软跌倒了。朱工头罵我做活不下力，我说肚子餓了抬不动，他麻脸一红，褂子一脫，举起皮鞭就打。我的脊梁被打烂了，血染红了褂子，別的苦工看我被打得这个样子，一起向工头求情，他才停止。现在我脊梁上还布滿了皮鞭的条条血印。被打死、打伤的人不计其数，跟我一起做苦工的佃戶刘三樵的儿子，那年只有十七岁，个子矮，力气小，抬石头被压倒在地上。朱工头说他“裝洋”，先用鞭抽，后用脚踩，一直把孩子踩得鼻子冒鲜血，当场就死去了。李家打死、打伤苦工们的处理办法有三种：能动的爬回去；不能动的家里来人抬回去，吃药治疗费用还是佃戶自己的；死的从后门圩子拖出去，送到乱尸岗上埋掉。但有一条，不论打死或打伤还要你家来人換。十四年来，我父亲、哥哥



和我，因被打伤轮流换了五次。

这些租子压得我们佃户实在喘不过气来。在我三十五岁那年，年景平常，只收粮食九十石，除去三十石租子还落六十石，再除去上边说的那些附租，和请人送租的花消费、看司的“劳累费”、跑庄的“草鞋费”、“吃喝费”、“量斗费”、“进仓费”等等，结果只剩下十石左右了，再除去留种子，只好拿瓜菜菱角撑肚子了。

佃户送租有三关 关关都要拿钱买

每到秋季，给李家圩送租的，如同逢会赶集一样，驴驮人担，川流不息，一直要持续几个月。佃户们辛勤劳动一年用血汗换来的果实，像江河流水一样，滚进了李家圩地主的粮仓。

给地主交租也有规矩，离圩子三里远

的地方要停下，由一个人先去登帳。如果把车子直接推进圩子，就是“冒犯虎威”，沒收了你全部租子还不算，还要遭到狗腿子们的毒打。在登帳这个关口上，佃戶要给管帳的送几元錢，叫做“攘筒子”。如果不给这笔錢，管帳的先生说他事情忙，沒时间，车子还得推回去。耽误时间且不说，他还要给你扣个帽子：交租不按时，又得闯下大祸。佃戶们为了能够平安地交上租，就忍住怒火交上这笔閻王費。过了登帳关，还有量斗关。这一关又得好几元，叫做“灰土錢”。意思是说：斗把子在量斗时，粮食里的灰尘沾了他的衣服。这一关如果不给錢，他有三个办法刁难你：一说量不及，过几天再来；二说粮食不干淨，推到东場上再扬几扬，晒几晒；三是量你的，但把斗量了又量，拍了又拍，加了又加，这样